

# 低度經濟成長來臨的前兆——不景氣現象

王鳳生

近年來世界變的太快，快到連水晶球都無法加以預測。不過幾年的光景，曾在世界經濟舞台出足風頭的東洋日本，却因阿拉伯產油國家以石油禁運做武器所爆發之石油危機，而一蹶不振，不僅其失業人數已超過百萬大關，經濟成長也發生了史無前例之負成長率。再說富甲天下之美國，雖擁有豐富之資源，衆多之人才，龐大之資本累積，也難逃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之雙重悲慘命運，更糟的是美國經濟似乎正沈入一個無底洞。雖然有不少美國經濟學家一再保證預測說，今年夏天經濟不景氣將逐漸減低，經濟復甦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。可是諸多跡象顯示，即使過了今年的冬天，明年春天來臨時經濟是否會好轉，誰也說不準。水晶球顯示：經濟學家並不具有呂純陽點石成金之仙術。當前的膨脹和不景氣現象，並非一朝一夕所變化而成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在草率下所成立之經濟體制中，早已潛伏危機之火種，經石油武器之引發，而不可收拾。過去全球雖也曾發生過好幾次不景氣，但是本次的不景氣不管是在基本上或本質上均與以往大不相同。誠如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總裁阿瑟·朋斯(A. Burns)所云：「我們不再是活在同樣的一個世界之中，舊的救濟方案不再管用了。」。依現代的經濟理論對目前經濟危機，所提出一個設法平衡通貨膨脹及失業狀況，一面透過通貨之發行以增加資金之作法已宣告失敗。面臨此一非常狀況，我們極需一新的凱因斯經濟學(Keynesian Economics)革命，放棄因

襲的習慧(Conventional Wisdom)，提出一新新之看法以救時弊。

## (一) 經濟學人之爭議

針對此次經濟不景氣，經濟學人曾就不同之理論基礎提出建議，相互之間爭執遂起。參加論爭之經濟學人，一般說來，可以分為兩派，即所謂凱因斯學派與貨幣學派(Keynesians and Monetarist)。兩派各有的基本哲學、理論基礎、學校背景以及學術刊物。關於凱因斯學派的領導人，我們可以舉薩繆森(Paul A. Samuelson)，而代表貨幣學派的則是弗利德曼(Milton Friedman)。前者的大本營在劍橋，也就是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，後者的大本營在芝加哥大學，所以又稱之為芝加哥學派。代表前派思想的刊物，有哈佛大學的「經濟學季刊」與「商學評論」。完全代表後一派的則是芝加哥大學的「政治經濟學雜誌」與「商學雜誌」。薩繆森認為我們現今是活在「近代的混合經濟之中」。他說：「產生膨脹的就是這個制度。……徐徐膨脹已被結構在我們近代混合經濟的根本性質之中」。這種說法的含義是說，完全消滅膨脹並不可能；問題只在由徐徐到快速膨脹時應採甚麼樣的一種干涉政策。反之，弗利德曼所想像的，乃是一種不干涉主義之下的自由經濟政策。他們以為如其你能保持適當的貨幣量，而讓其他的經濟力量自行去發揮它的作用，到時候自然會達到我們所預期的那種理想境界。實在說，他們的爭論焦點就

在這干涉或不干涉上。弗利德曼曾寫了一篇刊在新聞週刊之短評：試看「那一水晶球可靠？」（On Which Crystal Ball?），這正無異是說，大家都在推測，誰都沒有絕對把握。按照他的看法，在兩種對立的經濟理論之間，現有另一個測驗正在進行：一面是凱因斯學派著重於租稅與政府開支對經濟擴展之效果，另一方面則是近代貨幣數量學說著重於變動貨幣數量的效果。凱因斯派的經濟學家預料目前的經濟回復將繼續乏力，除非立刻減稅並大量增加政府開支。他們並且預料這樣一種刺激，主要的將影響生產，而不致影響到物價。反之，貨幣學派的經濟學家則推論將有一有力的擴張，姑勿論進一步採行財政措施與否。他們相信真正的危險乃在一種擴張如此其快，以致於再又燃起膨脹之火。

## （二）長期波動的轉換期

就此次不景氣之形成原因加以探討，正猶如加以解決之道，也有各種不同之看法。其一為石油危機這一意外的變故乃造成此次不景氣之主因，也可以說，這次不景氣只是暫時性的現象而已。並非是一種變化，祇不過因為加上石油打擊顯得較特殊，過不了多久又將恢復往年之狀況，持此一看法者頗眾，不過我個人並不以為然。我們雖然不能否認石油危機乃此次不景氣之肇因，不過此次不景氣型態和以往全然不同自有其背景。戰後連續二十餘年來，是全球性的高度經濟成長時代，由經濟循環的長期波動來說，是屬於上昇期。而本次的不景氣，却是由長期波動邁入下降期，換言之，是由高度經濟成長時代轉變

為低度成長時代的轉換期。談到此不免使人聯想到，莫非此次不景氣，就是低度經濟成長時代即將來臨之前兆。由五〇年代直到七〇年初的全球高度成長時代已結束，可能從七〇年代的後半至九〇年代的前半，也就是說，未來二十年的經濟成長率將會相當低落。

經濟的潮流正在劇烈變動中，當然有不少的專家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，不過我個人之判斷並非無憑無據，茲就近一、二年來所發生之狀況略作簡述：

### ⊖ 技術創新空檔

以往支持高度成長的要因，何以如今會出現反效果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技術創新問題。支撐戰後世界經濟高度成長的背景中，日新月異之技術創新位居極重要之一環。新技術、新商品層出不窮，投資於此的產業也與日俱增。在戰時所創新之技術，大半均在戰後為主產業所採用，但在此之後，大規模之技術創新，已不復可見。目前無非是就過去之創新加以應用。譬如開發新能源這個劃時代的構想，雖然在科學實驗中已大為風行，但據有關工程師的看法，最快也要到九〇年代，甚至在九〇年代之後，才能發展成一個產業。

如果技術創新是呈波狀相互循環之狀態，那麼目前已超越了最高峯，代之而起將是一段短暫之空白。簡言之，喪失支撐高度成長之樑柱，乃是長期波動轉換期之主因。

### ⊖ 基軸通貨的崩潰

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，祇要有某一特定國家之通貨能為世界國際通貨之基準，也就是說，以它為基軸中心所運行之國際貨幣制度非常健全時，也正是經濟

高度成長之時代。譬如近數十年來美國的美金，一直執世界通貨之牛耳，一再的發揮其穩定作用，使得世界貿易順利進行。然而近二、三年來，美金逐漸貶值，已無法達成領導地位的安定作用，因此急需另尋一足以代替美金來領導世界通貨之貨幣，截至目前，尚無一合適者。

一九二〇年代中旬，英國的英鎊正處於顛峯狀態，為國際通貨之基軸。至第一次歐洲大戰後，英政府一蹶不振，英鎊也隨之失去其安定作用，而美國由於國力強盛，美金逐漸抬頭，已成為一堅穩之通貨。當時的美金大可取代英鎊為基軸通貨，不幸的是美國不願如此做。因此三〇年代時，由於世界之通貨無一領導貨幣，各國匯兌非常混亂，也正是世界不景氣的低度經濟成長時代。目前的狀態與三〇年代的情勢頗為類似，在展望未來之經濟情勢時對此應加以考慮。

### ㊟ 反常的經濟現象

經濟的高度成長時代，果真已越過最高峯，今後將轉趨於低度成長，那麼以往在轉換期中曾發生些什麼現象呢？往往會引起反常的通貨膨脹，利率高漲，金融混亂，以致於最後演變成不可收拾之悲慘局面。此次之不景氣與一九二〇——一九三〇年代的混亂無異，祇是多加上一個石油問題，不過在石油打擊之前，油價在國際市場中早已節節上昇，接着就出現反常的通貨膨脹、高利率等現象，一九七四年後歐洲市場中心又引起金融不安。如果高度成長能再持續五至十年的話，這些現象當不致於發生。

### ㊟ 政治風氣

在高度成長之時代，政治局勢較為安

定。與其說是安定，毋寧說是由於經濟體系本身在不斷擴展，政治方面無需加以干預。也就是說，當經濟政策不朝令夕改時，政治局面較為安定。不過高度成長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，一旦蕭條的情況到來，成長率低落，百姓間不免會有好時光從此不再之預感。於是政府經濟政策制定之優先，最為百姓所關切，因此在轉換期中，最容易發生政治風暴。一九三〇年代初期，全球性之政治風暴發生，正是處於長期振動的轉換期，和這一兩年來的情況非常相似。

歐洲各主要國家，在這一兩年間政權大多發生變動，連美國、日本等超級強國也不能免，福特取代尼克森，三木武夫繼承田中角榮，而EEC（歐洲共同市場）中的九個會員國則早已更換領袖，如不是在野黨和執政黨互換政權，就是執政黨更換領袖，再說亞洲的中南半島，高棉共和國已為共軍叛黨所佔領，越南總統阮文辭職後，越南已岌岌可危，全球性之政治風暴正在不斷的加大和加深。雖然在高度成長時代，政權也發生更替，但那祇是局部現象，像當前所發生全球性之現象却是少見的。

### （三）「變化」和「變態」之哲學

經濟情勢經常在變動之中，有時也會發生變化。問題在此變動中，應加以區分為「變化」與「變態」。如屬變態那只是暫時性的反常現象而已，應及早使之回復常態。事實上如不加以人為干涉，它本早晚會恢復常態，因此在變態下經濟理論無需加以修正。然而如不是變態而係變化的話，即使當時的差異極微，將來的差異

定然極大。而且一旦發生變化，不但無法加以抑制，回復其原態亦屬不可能。因此吾人應正視變化之情勢，及早加以診斷，並開出適切之處方，放棄因襲的智慧，提出新的經濟理論，進而制定能救時弊之新經濟政策。在每一個新的問題發生時，及早判斷其為「變態」或「變化」，非僅重要且屬必要。

至於「變態」與「變化」之成因，有些是產生於國內之原因，另有些則是外來因素所造成，意義不同，絕不可加以混淆。以這次不景氣造成之主因石油危機來說，國際石油價格高漲，全球工業國家飽受衝擊，成本飛漲，生產銳減，民不聊生，求解之道惟有賴全世界各國之共同努力協商以謀油價之降低，因石油價格高漲乃外來因素，如美、日等國仍一味的以本國的角度來看問題，妄想單方面使油價降低，以謀自身之利益，將永屬不能。處於此一變化之社會，各國在解決其自身之經濟問題時，應有「世界觀」之正確看法，團結合作力量大，

孤立而閉門造車之方法一定失敗。

目前的不景氣現象正在加深、加大的擴展，已為未來必然會發生的低度經濟成長亮起紅燈。此一危機從每一方面來看均和一九三〇年代的形勢同樣嚴重。並且、現在和當年一樣，有一種「各自為謀」的趨勢。這是很自然也幾乎是必然的一種現象。經濟國際化的實際問題之一就是，任何一個國家的計劃總是無法脫離國際力量的支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政治家自然而然的將會設法抵制這項方法，以提高其國民的生活水準。其危險處在於各個國家將不願合作以創造更大的利益，却只從小處着眼，只圖眼前的小利。在這種體系內，問題當然無法解決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毀掉這種制度，而是應設法使它能適應經過劇烈變化後之情況。當前的真正危機不僅限於經濟形勢，更在於它可能使政治關係引起類似一九三〇年代的那種惡化情況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如此爆發的。

各國名藥·應有盡有·  
價錢公道·歡迎比較!!

# 太和西藥房

台中市北區五權路398號 TEL.21263